

曲静◎著

大厂流年

大厂雄浑，苍茫，在背景里无言。
时光悄然滑过，遍地萧瑟。
那里，是我精神的故乡。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曲静◎著

大厂雄浑，苍茫，在背景里无言。
时光悄然滑过，遍地萧瑟。
那里，是我精神的故乡。

大厂流年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厂流年 / 曲静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387-4587-0

I. ①大… II. ①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23015号

出品人 陈 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陈秋旭

装帧设计 陈 阳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大厂流年

曲静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189千字 印张 / 15.75

版次 / 2014年10月第1版 印次 /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你的大厂，谁的流年

——曲静散文集《大厂流年》代序

张瑞田

曲静又一本散文集即将出版，她对我说，这本散文集还是请你写几句话。我不能不答应。第一，我一直热衷散文阅读，当然也时常提笔，写一些叫作散文随笔的文字。第二，我与曲静在吉林市共同成长，相近的年龄与共守的家园，给予我们相似的人生感受。

保持文学梦想的旧友，在我的心中有着沉重的分量。

传统散文推崇生活实感，也就是说，散文作家所描述的人物与景致，历史与事件，应该有真实性。曲静是传统的散文作者，她的写作没有脱离自己的生活体验，其第一本散文集《静水流深》，庶几就是自己成长片段的集结。摆在案头的《大厂流年》，与《静水流深》是姊妹篇，只是后者进一步挺进历史，并把目光锁定在一个叫大厂的固定区域。她把不算年轻的目光，向时间深处凝聚，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青春岁月如何在懵懂中经历了异常的风险。面对几近致命的风险，竟然没有丝毫察觉，相反，带着类于弱智的乐观与自信，精神抖擞地迈向现实世界的虚拟桥梁。

用文字追问真相，用思考抚摸历史。当光芒四射的镀层一片片脱落，当政治泡沫一点点零落，我们就不会原谅昨天的谎言，注定去现实中寻找更为真实的说法。

其实很难，其实我们的脚步从来没有轻松。曲静，一位不长于形而上思考的作家，她要凭直觉和良知，进入漆黑的隧道，她几近主旋律地想着，走出隧道依然会看到明朗的天。

能吗？

是我的问题，也是她的问题。

二

《大厂流年》的最后一页、最后几行字从我的眼前消失，我就明白，这个晚上注定失眠，注定要在曲静的文字中寻找青春时光，注定要在曲静的叙述中思索工厂的命运、工人的命运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命运。

曲静所写的大厂，是一座我并不陌生的军工厂，是计划经济规划出来的国企，形象高大，影响深远。我不止一次到这家工厂造访，从参观采访，到承揽广告，近十年的时间，我见证了这家企业的荣辱。国企集体衰败，它也无能为力，军品转民品的产业调整，预设了它的悲剧命运。没有办法，叮叮当当的改革开放，不是每一个行业都受益。曲静写到的大厂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。曲静没有写作厂史的任务，她娓娓言说的是与这家企业共同成长的人，高高在上的管理者，灰头土脸的农民工，趾高气扬的工程师，无忧无虑的自己。

作为企业的家属，曲静享受了国企兴旺时期的福利待遇，逢年过节，几条两三斤重的鱼提在手里，路旁羡慕的眼光，让她和她所代

表的他们春风得意。国企是小社会，尤其是有一定规模和行政级别的国企，幼儿园、学校、公安处等应有尽有。这还不算，彼时对工人阶级的超级推崇，赋予国有企业新的政治含义。曲静当然懂得，曲静温暖地回忆起大厂带给自己的信心和想象：从耕地上建起来的工人文化宫，铺就的足球场，热气腾腾的职工食堂，以及学校、医院……那是工业文明在一个落后国家的最初体现，也是对农业社会的强势挑战。我与曲静的家乡，是个有水有电的地方，适合大工业的大面积发展。

“一五”计划，有七个半大项目在此落脚，塔吊，穿入云端的烟囱，腾于空中的输油管道，大卡车，运输专列，一一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经济活力。对于政府而言，这些项目意味着就业，增加税收，上缴利润，也意味着政府的级别，干部的配备。曲静最幸福的时刻，一定是在父亲的拥抱下，在电影院里观看电影《甲午风云》，一定是在热气腾腾的工厂浴池里洗热水澡，一定是吃着用工厂气压锅蒸出来的米饭，一定是喝着工厂车间生产的甜汽水……只是曲静年幼，还不懂得工厂的政治寓意，当然不知道工人阶级管理一切的理念，是如何把她家的邻居、她父亲的工友以及戴一副眼镜的技术员，输送到其他工厂、其他城市的党委政关、其他名闻遐迩的高校担任领导职务。同时，她也不会察觉，受过良好教育、文质彬彬又学问渊深的右派，在工厂低眉鼠眼的滑稽样子，更不会知道，这些人是工厂不可或缺的人才，尽管他们不能高傲地挺胸昂头，但是他们的内心一定比海洋宽敞。

曲静的幸运与悲怆，伴随着她的成长。有一点，曲静始料不及，她长大成人，她赖以骄傲的大厂不再辉煌了，三十多年前兴建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一头中弹的狮子，开始沉重喘息。工厂经济学显示出来的数据，让她如鲠在喉。上岗人员的工资，已经低于退休人员的工资，

职工医院缺医少药，医疗费、丧葬费无处报销，滞后的社会保障体系，未能有效覆盖在岗或下岗的工人。买断工人工龄，把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向社会，一时间矛盾激化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成为弱势群体，企业改制，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用不可告人的手段使国企易帜。贫富差距渐渐拉大了。

三

曲静沉吟的时候，我正在办经济报，我的兴趣在于，更为全面地了解经济转型对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影响，以及独立文人能否在经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独立存在。报纸是媒体，有商业要素。为了观察身处的社会，为了谋生，我们开始进入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采访，甚至为企业的发展战略提供一定的服务。视角的不同，感受也不同。曲静是感伤的作家，她愿意以女性的体验，回眸往昔的生活。因此，她的叙述是宁静的，是质朴的，是善意的，当然，也是迷茫的。

今年的夏天，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旅行时，一个人徒步寻找伟大诗人艾特玛托娃的故居。涅瓦大街和涅瓦河边，我努力发现历尽人生磨难的诗人，是用什么心情和节奏，从监狱回到她所心爱的城市。寻找艾特玛托娃的那一天，我更为震惊，所询问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位叫艾特玛托娃的女诗人，也都知道她曾经的住处。在他们的指点下，我来到艾特玛托娃的家，看到了没有艾特玛托娃的老房子依旧诗意盎然，栉风沐雨，意味无穷。

今年，我被几位女性作家所迷住，一是筱敏，一是崔卫平。还有她们对以往生活的回眸与剖析，用坚实的文字表达，振聋发聩。

与筱敏的凄冷和崔卫平的沉静相比，曲静是从迷惑中渐渐苏醒的

作家，她不依靠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诘问，也不以知识考据决定一己的判断，她慢慢悠悠地，甚至带有一丝温情地眺望昨天，也许看到了少女时期的自己，她的批判能力在那一刻软弱起来。

对于作家而言，一切往昔的生活与未来一样，有着重要的审美品质。只是往昔生活已经沉积成一个固体的片段，它不像未来那样不可捉摸，因此，就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真实的判断。曲静对计划经济时期，也可以说对文革时期的生活现状，从一个侧面精雕细刻了一番。有时，曲静不愿意表现出自己的倾向，尽管那一时期有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频繁发生，曲静仍旧静默以对，她像天使那样，只说出眼中的世相，而不做出结论。于此，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给我们带来的短暂信心，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，到被人艳羡的国有企业的应有福利，的确给一部分由农民转为产业工人的中国人插上了幸福的翅膀。遗憾的是，陈旧的管理模式，贪腐、侵吞现象此起彼伏，导致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下降，亏损严重，直至出现产品滞销，拖欠工人工资，企业巨亏。以改革的名义，为中国工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代产业工人，风光不再，被粗暴地买断工龄，成为自食其力者。他们瘦弱的身影，折射了改革开放一段不洁的章节。

曲静是目击者，他的父亲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她给父亲写过一段长长的文字，其中的伤感与无奈起于女儿的善良，终于对少年时光产生了怀疑。

围绕大厂的生存，是特殊历史历程中的人文生态。曲静不愿意过多地哀怨，她以女人温润的心境，抚摸那段时光的斑驳色泽，懵懂的日子永远具有诗意，她在土地与厂房之间，在工分与工资之间，在强与弱，罪与罚之间，嗅到了人性之美。这样的美是永恒的，是需要一个民族倍加珍惜的，也是我们的根本。她没有能力阻止恶的扩张，

但她能让善之光在我们的生活里流淌。在首篇《大厂流年》中，诸如《升斗小民的狂欢》、《1976年的天象》、《“师傅——”》、《浴室里的成人礼》等篇什，无不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探寻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它接续了我们历史的深思，对美，对正义的向往。

四

当代散文的工具化倾向越来越严重。第一，它没有尊严地把自己变成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的附庸，为“干禄”书，变成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；第二，散文作家精神向度的扭曲，导致当代散文思想的缺失，那种不疼不痒的浅描写，轻阅读，以及对器物和风花雪月的细腻叙说，几乎成为一种模式；第三，我们开始大摇大摆地表现出对“高大全”、“红光亮”的青睐，对政治世家和经济世家的谄媚，成为当代散文的流行题材，危险性极其严重。散文需要具有危机意识，面对纷杂的世相和迷离的历史，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没有辨别是非的追求，没有献身真理的勇气，文何以堪，情何以堪？

波谲云诡的现实，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巨大的选择余地。经济建设成就和人性迷惘，集体意识的迷幻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忧患，收入的提高与幸福指数的下降，国际地位的上升与领土纷争……无不是一位保持责任意识的作家激情澎湃、文思涌动，如此丰富的现实生活，如此开放的文化环境，如此便捷的信息传播，是当代散文创作的真正动力。

从青年时代，曲静对散文保持足够的敬畏，当时，那些恣意、浪漫、炽热、跳动的文字，依旧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人到中年，在现实生活中起伏，在家庭生活中忙碌，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寻找，曲

静的展开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受，是惊讶，还是哀叹？曲静依靠感悟，这是她的直觉，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的青春故事。只是她再也没有往日的无忧无虑，尽管兴致勃勃，眼角眉梢已经刻上岁月的暗影，她的讲述，已然看到了一层伤感。那伤感中埋伏的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敏锐，以及忧患。她用她的温软书写冷峻，反而让冷峻呈现出特别的质感。比如《大厂流年》中的一个章节《行走方式》，那几乎就是不见嘶喊的哀鸣和控诉。我们不能遗忘民族的悲剧，尤其不能忘记铸成民族悲剧的根源，夜郎自大地夸虚现有的选择，极有可能掉入痛苦的深渊。

应该说，曲静的散文有着独特的现实视角，她对国有企业的历史性探寻，符合历史逻辑。国有企业的兴盛、衰败、再兴盛、再衰败，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思考的焦点。对于作家而言，一个人在兴盛、衰败、再兴盛、再衰败的过程中的处境尤为重要。要么踌躇满志，要么无精打采，要么斗志昂扬，要么贪婪贪腐。这是生活的写照，这是一个人的写照。于此所看到的必然是——人，还是人，鬼，依然是鬼。

我还有兴趣思考国有企业的命运，有关垄断的问题腐败的问题，还在煎熬着我。没有办法，我们是没有放弃理想的人，当然就有责任厘清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棘手问题。这些问题的厘清，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，就好比曲静笔下的大厂，一方面为改革开放做出了牺牲，一方面为市场经济的深化开辟了道路；一方面为旧有的产业工人带了痛楚，一方面为新技术、新的工作方式、新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历史机遇。冲突与矛盾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。

目 录

序	001 你的大厂，谁的流年/张瑞田
---	-------------------

A卷	003 大厂流年
----	----------

B卷	067 钥 匙
	101 天堂有门

C卷	153 或彼或此
	190 像风一样

后记	237
----	-----

A 卷

大厂流年

20世纪中叶，东北，广阔的田畴村舍间，平地拔起的一处建筑群，一个被无形的栅栏隔出的特别地域——大厂。自此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型社会有了雏形，并有来不及养成的人文地理附着其上。随后，培养出了逐渐繁茂逐渐庞杂的气象，于岁岁年年中，枯荣更迭。

有个名字，叫双吉。双吉小镇。行政区划叫双吉街道。主要是由大厂一应摊开的，如小平底锅上的一枚煎蛋。

东北老国企前世今生的命运遭际从此在这里展开，造血输血至贫血，被过程推动着的行进，叠印着一个国家行进的脚步。

碰巧就生长在这里，并在这里一点点长大成人，大厂和小镇便成了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印迹，无论行多少路，走多远，这个地方总会时不时跳出来晃动记忆。

大厂是一个机械和机械操作者的巢，无暇旁顾、无心旁顾的工蜂们劳碌其间。不深入具体地镶嵌其中，不设身处地体会工装在身的角色，对那样一个所在就不会如疼痛般久久铭记。

车间工段相对于田间地头，曾是意识形态里一对很得宠的词，遥遥相望，惺惺相惜，那最早应缘于锤子镰刀的具象，工农革命的潮起，曾几何时，独领风光无限。随着岁月流逝，随着一个时代的渐渐走远，随着阶层的重新洗牌，不仅一点点淡出国人的视野，甚至沦落

为底层，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。

只是作为一个容器的大厂还在，容留大厂的生产区生活区犹存，轮廓依旧，凋敝必然。出出入入的大厂人，面容上的改变最为具体，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容坦荡和豁然。

将大厂作为背景描摹，杂且碎，是为杂碎。

大厂雄浑，苍茫，在背景里无言。

时光悄然滑过，遍地萧瑟。

那里，是我精神的故乡。

工人文化宫

大厂拔地而起，小镇应运而生。

大厂霸道地楔入小镇的各个部位，只余很细微的地方留给大厂之外的单位填空，比如商店粮店饭店邮局银行，派出所街道办，总之都是服务于大厂和大厂人的。因此大厂和大厂人天然的优越总是在举手投足中显现，不止于着装和神态，精气神里也满满都是。

大厂本身也被两部分劈开，泾渭分明，即生产区生活区，身着制服的警卫恪尽职守地笔立于大厂门口，前面被一道影壁略显隐蔽地遮着，于是这大门内外便是一个世界的两极，人员可以里外流动，车辆可以里外流动，声响可以里外流动，空气可以里外流动，其余的，是不可以里外流动的。接受进厂教育的第一课就是关于保密教育，讲课的老师站在前面面色严肃地说，我国的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都属于机密，都是不可以外泄的。首次踏入军工企业的小青工面面相觑，骤然感到肩头一沉，稚嫩的脸立时布上了庄重和庄严。

但能拥有大厂的出入许可很难，很难很难，因为难，才使得那

一张红色的工作证很有权威，每每职工进到厂门时，从胸前的工装衣袋里掏出那证很是洒脱地一晃一挥收起，不知被多少人，被多少我们这样被隔在门外的大厂子弟，眼热眼气。尽管对那里面的一切并不陌生，每家都至少有一个人在里面效力，年复一年的，听也听得熟了，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很坦然地出入，很是名正言顺地出入，竟成了魂牵梦绕的事情。

不过那是从前了，当大厂的优越感被跨世纪的阳光一点点地击酥击粉之后，大厂人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矜持渐呈尴尬，钱袋子里的亏空使得大厂的吸引力呈加速度下降趋势，工人的体面和自尊都大打折扣，就差挥泪放血了，可是不舍，鸡肋样抱残守缺。几粒米熬粥，撑着饿不死。

这不怪大厂，大环境使然，大厂的存在就已经是明证，虽衰颓但屹立不倒，悲壮而怆然。大厂若像一个没用的大烟筒一样轰然倒地，谁又能舍身扶起呢？曾经的劳苦功高能当饭吃吗？

大厂老了，没落贵族一样，靠经年养蓄的某些气质，虚弱而又固执地守着曾经的荣光。大厂自己的标志性建筑——厂俱乐部、足球场、厂职工医院、职工食堂、职工宿舍、厂招待所、厂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托儿所幼儿园……能收缩的收缩，能拆改的拆改，能扩建的扩建，能夷为平地的夷为平地，但老墙砖里承载的故事还有，还在无人的夜里一遍遍给自己回放，旧时的声响破空而来，在低缓的风中，轻轻地流转。

厂工人文化宫最是令人动容，原来叫俱乐部的，改为工人文化宫是近几年的事，显得与时俱进，它就建在大厂生活区的核心部位，那也是大厂人曾经的文化活动中心，在电影一枝独秀的年代，那里的魅惑和影响，缘于它制造了大厂人在八小时之外所能享受的唯一快乐。

那是一座有着穹顶的巴洛克建筑，呈半圆的顶很有异域特色，该是当年中苏交好的产物吧，当年在老大哥很是慷慨之时，这样杂糅的建筑应该不少，混血孩子一样散布于各个老工厂区里，栉风沐雨。

俱乐部坐东面西的结构，使拢在它怀里的广场也很显著，大厂纪年里很多重要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发展的。放露天电影、办灯节、春节团拜、秧歌赛、公审犯人、游行前的大会，就连载有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卡车也是从这里出发的。毛主席逝世时，厂里将一台大电视放在广场前面、俱乐部门前的石阶之上，大家在那个荧屏中收看了整个追悼会实况。那荧屏实在不算小了，但较之银幕还是不行，万人攒动的盛况和悲戚，应和着举国的哀恸和肃穆，聚在一小方画面内外，比例过于失当，但置于那个年代，物质匮乏而经济落后，这一台大电视的出现，播放，还相当地意味深长呢！

广场周边还有两个篮球场地，一块来历不明的硕大石头压在球架子下，球场的水泥场地已斑驳而残破，缝隙处有一些植物顽强地挤出，叶片绿意莹莹。曾经那里灯火通明，哨声激烈，被拼抢的篮球在一群运动背心运动短裤的身体间飞快游弋，一张脸油汗弥漫，神情专注紧张，体弓成待发之势，肌腱饱满。场外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喝彩加油助威，互动成很热闹的局。一双双眼睛流光溢彩地扫描着，青春勃发的躯体，荷尔蒙四处迸溅。

如今新设置的东西不多，显眼的就是这广场西南边一组组的健身器材，那种简易健身装置遍布于城市各个小区，现也落入大厂的地面，招着一些孩子和老人在里面伸胳膊撂腿。反而更像默片，缓慢而沉着。

俱乐部呈品字形，南北各有一耳房，中间则是有着二层楼的电影放映厅，有时也做职工大会的会场和职工会演的剧场。耳房则充当工